



第十二夜

莎士比亞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第十二夜

莎士比亞著

曹未風譯

何魯光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William Shakespeare

Twelfth Night

根據 Cambridge Edition 版譯出

第十二夜

[英] 莎士比亞 著

曹 未 風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83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2 插頁 7 字數 64,000

1955年8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4,601—6,100 定价(7) 0.42 元

人 物

奧西諾 伊利里亞公爵。

沙白斯馨 薇歐拉的孿生哥哥。

安多尼歐 船長，沙白斯馨的朋友。

一船長 薇歐拉的朋友。

瓦蘭丁 }
古利歐 } 侍候公爵的貴人。

陶拜·貝區爵士 歐麗薇亞的叔叔。

摩佳·阿格齊爵士

麻浮柳 歐麗薇亞的總管家。

伐賓 }
凡斯特小丑 } 歐麗薇亞的僕人。

歐麗薇亞

薇歐拉

馬利亞 歐麗薇亞的女管事。

大臣,神父,水手,官吏,音樂師,及其他侍從各數人。

景

伊利里亞的一個城市,及其附近的海濱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 公爵府裏的一個房間

〔公爵，古利歐，及其他大臣數人同上；音樂師在旁侍候。〕

公爵 如果音樂是愛情的食糧，就不停地演奏下去；給我來一個過量，然後，在過了量之後，好讓我愛情的胃口害病，飽脹而死。

又是那一個調子！它有一種越來越輕的節奏：唉，它飄過我的耳畔，真像是吹拂在一片紫羅蘭上的清風，把芳香偷偷地吹來，又把它暗暗地飄送！

够了；不要再演奏下去了：它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動人了。

唉，戀愛的心情，你該是多麼緻密，又多麼充滿了生命！雖然你的容量同海洋一樣無涯無際，可是無論什麼，不管它如何堅實，如何宏亮，祇要它到了你那裏面，它就要在一眨眼之間，變成平淡無奇，一文不值的東西！愛情的相思真是充滿了各種形相，祇有它才是最最變幻莫測的。

古利歐 我的大人，想出去打一場獵嗎？

公爵 什麼，古利歐？

古利歐 射一隻鹿來散散心。

公爵 是啊，就把我最珍貴的一隻鹿射殺了吧。在我第一次看見歐麗薇亞的時候，我覺得她把空氣裏的一切惡濁全都濾清了！就在那一剎那間，我的心也就變成了一隻鹿；從此以後，我的相思就同那些兇狠殘忍的獵犬一樣，一直不停地緊逼着它。

〔瓦蘭丁上。〕

怎麼樣！她有什麼消息？

瓦蘭丁 回稟大人，她不讓我進去；她祇是叫她的女僕給我帶來了這一個回信：在七度寒暑當中，就是三元四大^①也不能看見她容貌的全部；她要像一個尼姑似的，戴上面幕行走，每天用戕害眼睛的眼淚把她的內室洒上一遍：這一切都是爲了對她死去的哥哥的紀念，她永遠都要叫這一種傷心的記憶保持新鮮。

公爵 啊，僅僅對於一位弟兄的手足之情她都有這種堅純的心思，如果那閃閃的金黃的羽箭射殺了她胸中的一切其他的感情，她的愛又該如何；到那個時候，她主宰愛情的所在，她的肝，她的心同腦，而且這位完美無瑕的人兒只供養了唯一的一位尊王，又該怎樣！

^① 三元是古代鍊金家所指的鹽硫銻；四大或四行，是古代哲學家所指的地水火風，這裏表示不與外界接觸。

在我的面前領路，到鮮花盛開的地方去吧：在花樹
隱蓋的地方冥想，愛情的遐思才最能够興旺。

〔下。

第二場 海 濱

〔薇歐拉，一船長，及水手數人同上。

薇歐拉 朋友們，這是什麼地方？

船長 這裏是伊利里亞，小姐。

薇歐拉 我在伊利里亞又幹什麼呢？我的哥哥他都到了伊
利西姆^①去了。也許他沒有淹死：你們以爲怎樣呢，水
手們？

船長 你本人被救起來，也是很僥倖的。

薇歐拉 唉我可憐的哥哥！但願他也會如此的幸運。

船長 不錯，小姐：也許有這種機會的，我可以告訴你，在我
們的船破了之後，當你同那些與你一起被救起來的可
憐的人們緊緊地貼坐在我們顛簸的小船上的時候，我
看見你的哥哥，正在把他自己縛綁在漂浮在海面的一
根斷桅上面，勇敢與希望教給他使用這種辦法，在危急
之中，他還保持着鎮靜；我看見他在那裏，像阿利翁騎
在海鯨的背上一樣，直到我望不見的時候，他都還在
波浪上面掙扎。

① 希臘古代傳說中亡魂所居的樂土。

薇歐拉 說這樣話，就值得重賞：我自己的死裏逃生本來就給了我一綫希望，你這種說法，對於他的同樣可以逃命，就更多了一層保證。

你認識這一帶地方嗎？

船長 認識的，小姐，熟的很；因為我的出生及長大的地方離開這裏才不過有三小時的路程。

薇歐拉 這裏是由誰治理的？

船長 是一位公爵，在名聲及品質上，都是高貴可敬的。

薇歐拉 他叫什麼名字？

船長 奧西諾。

薇歐拉 奧西諾！我聽見我的父親說起過他：那時候他還沒有結婚。

船長 現在也還是的，至少在不久以前還是的；因為在我一個月以前離開這裏的時候，那時正在傳說，——你知道，大人物的事，底下的人總是喜歡談論不休的，——說他向美麗的歐麗薇亞求愛。

薇歐拉 她是個什麼人？

船長 她是一位很有品德的姑娘，她的父親是一位伯爵，在大約十二個月以前死了；他本來把她交給她的哥哥去照看，但是他不久也死了：聽人說，爲了紀念他的愛，她起誓從此再不見男人的面，也再不要男人同她作伴。

薇歐拉 啊，但願我能去服侍這位貴小姐，暫時不要到外面去拋頭露面，先讓我等到時機成熟，弄清楚我的處境時再說！

船長 這件事怕有些不容易安排；因為她無論什麼請求全不接受，就是公爵爺的也不能例外。

薇歐拉 船長，你這個人有很好的品德；雖然人類的天性在美好的外表裏面常常包藏着污垢，但是在你，我却相信你的內心與你在外面表現的美好人品完全相襯。

我請你，而且我將重重地報答你，請你隱瞞起我的真相，而且請你按照我的要求幫助我來化裝。

我要去服侍這位公爵爺：你把我當做一個太監獻給他：這件事值得使你多花些心思；因為我能唱歌，我可以用許多種音樂與他談心，這一點一定可以使他看重我。至於其餘的事，到了時候再作考慮；只是請你對於我的打算保持緘默。

船長 你去做他的太監，我來做你的啞巴：我如果多嘴多舌，就叫我變成瞎子。

薇歐拉 謝謝你：領我走吧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三場 歐麗薇亞的家裏

〔陶拜·貝區爵士及馬利亞同上。〕

陶拜 我的侄女是打的什麼該死的主意，把一個哥哥的死看重到這種程度？我告訴你憂愁乃是生命的死敵。

馬利亞 我不騙你，陶拜爵士，你晚上一定要早點回來：你的侄女，我家小姐，對於你這樣不顧時間非常地不高

興。

陶拜 爲什麼，她不高興，別人還對她不高興呢。

馬利亞 你倒會說，但是你至少也總該遵守起碼的秩序與限制啊。

陶拜 限制！我再也不能比現在更限制我自己了：我穿了這種衣裳去喝酒就够受限制的了；還有這種靴子：若不然的話，就叫它們用自己的靴帶吊死吧。

馬利亞 你這樣不知節制地喝酒總有一天會把你毀掉：我昨天還聽見小姐談到這件事；還說你有一天晚上領來了一個糊塗爵士向她求婚。

陶拜 誰？是庵住·阿格齊爵士嗎？

馬利亞 是啊，就是他。

陶拜 他同伊利里亞的任何人一樣高大。

馬利亞 那又有什麼關係？

陶拜 什麼關係，他一年有三千個“德克特”的收入。^①

馬利亞 是啊，可是他有這許多錢，至多祇够花一年：他簡直是個傻子而且是個敗家子。

陶拜 胡說，你也說這種話！他會拉低音絃琴，他會說三四國語言，不看書都一個字不會錯，而且還有各種天生的好才能。

馬利亞 他確實有這些好才能，幾乎同天生的一樣：他除了

^① “德克特”是一種硬幣，有金銀兩種，銀的合四先令六便士；金的加倍。

是個饅子，還是個好吵架的；要是他沒有一種懦夫的才能，吵起來了趕快就會告饒求和的話，考慮周到的人們都會以爲他不久就要收到一座墳墓當禮物了。

陶拜 憑這隻手起誓，說他這種話的人不是流氓就是騙子。都是哪些人？

馬利亞 除此而外，他們還說他每天晚上都同你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。

陶拜 喝酒是爲了敬祝我侄女的健康：我一定要爲了她的健康乾杯，祇要我的喉嚨還通得過，祇要在伊利里亞還有酒：哪一個小子不爲了我的侄女乾杯，把他的腦袋喝得天旋地轉同鄉下的陀螺一般，他若不是個懦夫，就一定是個下賤的坯子。什麼話，老姑娘！再乾一杯；庵住·阿格齊爵士來了。

〔庵住·阿格齊爵士上。〕

庵住 陶拜·貝區爵士！怎麼樣，陶拜·貝區爵士！

陶拜 親愛的庵住爵士！

庵住 祝福你，美麗的小潑婦。

馬利亞 也祝福你，大人。

陶拜 Accost，庵住爵士，Accost。①

庵住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？

陶拜 她是我侄女的女管事的。

① Accost 是法文 Accoster 的簡形，意思是“走過來打個招呼”。上面陶拜爵士說庵住爵士精通三四國語言，而這一個字就把他問倒了。

庵住 好 Accost 小姐，我希望能同你多多接近。

馬利亞 我的名字叫馬利亞，大人。

庵住 好馬利亞 Accost 小姐，——

陶拜 你弄錯了，武士：Accost 是叫你走過來，跟她說話，向她求愛，向她進攻。

庵住 憑我的良心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對她可沒有那種意思。Accost 是這樣講嗎？

馬利亞 再見吧，兩位大人。

陶拜 庵住爵士，如果你讓我們這樣就分了手，你真是以後再也不要打算見人了。

庵住 如果你讓我們這樣就分手，小姐，我真是再也沒有臉舞弄刀劍了。美麗的貴婦人，你可是以為在你手上的都是傻子嗎？

馬利亞 大人，我沒有握着你的手啊。

庵住 是啊，但是你可以握的；請握吧。

馬利亞 可是，大人，“思想是不受拘束的”：我請你，把你的手送到酒吧間去，讓它喝幾杯吧。

庵住 為什麼，小情人？你這又是打的什麼譬喻？

馬利亞 它太乾巴了，大人。

庵住 當然了，我知道：我倒不是個笨驢一樣的人，叫我的手一直乾巴巴的。可是你開的是個什麼玩笑？

馬利亞 是一個乾巴玩笑，大人。

庵住 你有很多嗎？

馬利亞 可不是，大人，我的手指尖上都是：是的，現在我放

開了你的手，我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〔下。

陶拜 唉，武士，你簡直是少喝了一杯嘉奈利美酒：你什麼時候叫我看見你這樣丟人？

庵住 我想你一輩子都沒有見過；除非你看見我被酒灌醉了的時候。我覺得有時候，我並不比一個基督徒或者一個普通的人更聰明：但是我是個好吃牛肉的，我想這件事對於我的聰明一定有害。

陶拜 沒有問題。

庵住 如果我早一點想到這個，我會不吃它的。我明天要回家了，陶拜爵士。

陶拜 Pourquoi（爲什麼），我親愛的武士？

庵住 “Pourquoi”是個什麼？可以還是不可以？我真後悔不在語言文字上多花點時間，把時間都用在擊劍，跳舞同逗熊上面去了：唉，我當初專心學藝術該多好！

陶拜 那樣你就可以長出滿頭的好頭髮來了。

庵住 什麼，那樣還會補救我的頭髮嗎？

陶拜 不成問題；因爲你知道你的頭髮怎麼長也不會自己鬆曲的。

庵住 但是那樣對於我是很合適的，是不是？

陶拜 合適極了；簡直同搓桿上的藏綫一樣；我真希望有一個老太婆把你夾在她大腿中間，把它搓成繩子。

庵住 說真的，我明天要回家了，陶拜爵士：你的侄女又不肯見面；就是她肯見面，她不要我的可能性也是四比

一：這裏附近的公爵本人都在追求她。

陶拜 她不要什麼公爵：她不肯嫁給比她高的人，無論是產業，年紀還是聰明才智；我親自聽見她起過誓。不要胡說，這件事還大有希望，漢子。

庵住 我決定再留一個月。我這個人的心思是天底下最奇怪的；我喜歡假面劇同宴會，有時候簡直沒有够。

陶拜 幹這種小玩意兒，你是不是很高明的，武士？

庵住 比伊利里亞的任何人都差不差，不管他是誰，祇要他不比我高明，我都比得過；但是我不同老手比較。

陶拜 你跳“加里亞”舞又有什麼特別本領呢，武士？

庵住 當然有，我能跳飛腿。

陶拜 我可是祇會吃肉，不會跳高。

庵住 我想我那翻身的往後一跳，比伊利里亞的隨便什麼人，都絲毫不差。

陶拜 你把這些本領藏起來爲什麼？你爲什麼在這許多才能面前遮一塊幕布呢？它們會同莫爾太太的玉照似的落上灰塵嗎？你爲什麼不在你去教堂的路上施展你“加里亞”的步法呢，在回家的時候再表演一套“哥朗多”？我連走路都要跳“齊克”；連撒尿都要表演個蹲功。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這是個謙善隱德的世界嗎？看你這一副漂亮的小腿，我真都以爲是在“加里亞”的星宿底下生成的。

庵住 是啊，真是很健壯有力的，再穿上火一樣的紅襪子就更顯得出色了。我們出去痛飲一番好嗎？

陶拜 不這樣還能行嗎？我們不是在“達魯斯”星照命的時候出世的嗎？

庵住 “達魯斯”！它是掌管胸同心的星。

陶拜 不是的，大人；它是管大腿同小腿的。讓我看看你的高跳：好啊！再高點：好，好！好極了！

〔同下。〕

第四場 公爵的宮廷

〔瓦蘭丁，薇歐拉做男人打扮同上。〕

瓦蘭丁 如果公爵爺一直這樣地寵愛你，西沙里歐，你就很可能很快地升遷了：他才見到你三天，你就已經不是生人了。

薇歐拉 你為什麼問起他的繼續喜歡我的問題，你是擔心他的改變呢，還是擔心我的怠慢呢：他寵愛一個人是常常變心的嗎，大人？

瓦蘭丁 不是的，我沒有那個意思。

薇歐拉 多謝你。公爵爺來了。

〔公爵，古利歐，及侍從人等同上。〕

公爵 誰見到西沙里歐了，誰？

薇歐拉 我在這裏服侍你大人呢，我。

公爵 你們暫且站得遠一些。西沙里歐，你一切都知道了；我甚至於把我胸中的最深藏的秘密都打開給你看過：所以，好年輕人，你趕快舉步到她家裏去；站在她門口，

不讓你進去，絕不可能，你告訴他們，不讓你見到她的面，你的腳就在那裏生根。

薇歐拉 是的，我高貴的大人，如果她真的同傳說的一樣，她爲了悲傷都廢寢忘餐拋棄了一切，她是永遠不會讓我進去的。

公爵 那麼你就寧肯使勁吵，越過一切禮貌的界綫，你也不能空着手回來。

薇歐拉 我的大人，倘若我能見了她的面，又怎麼樣呢？

公爵 唉，那你就把我愛戀的熱情宣佈出來，好好地說明我的真情多麼深厚，叫她聽了都大吃一驚：由你去述說我的苦惱真是再恰當也沒有；她看見你這樣年輕，她一定會細心的諦聽，不像是對於一個滿面嚴肅的使者那樣。

薇歐拉 我看不是這樣的，我的大人。

公爵 親愛的孩子，信我的話；因爲如果有人說你已經成人，恐怕還有些對不起你這無憂的年紀：狄阿納的嘴唇都不比你的更爲柔潤與嬌紅；你小小的喉嚨還同處女的聲音一樣，既尖銳又響亮；這一切都和女人的資質一樣。我知道你天生就宜於做這種事情。去四五個陪着他；如果你們願意，就全去吧；因爲我覺得越是在孤獨的時候，越覺得暢快。好好地去辦這件事，然後你就該同你的主人一樣逍遙自在，他的一切產業都可以由你支配。

薇歐拉 我將盡力向你的愛人求婚：（自語）可是，真麻煩的事！我去替他求婚，我自己却願做他的愛人。

（同下。）